

奥斯卡背后的公关内幕(下)

◆ 刘思羽

为了确保“冲奥”过程的公平、公开、透明,学院明文规定不得贿选,也即不得向学院成员提供礼品来换取选票。不过,这种事,向来是“你有政策,我有对策”,狡猾且财大气粗的制片方,总是能想方设法规避这项禁令。比如,去年奥斯卡的种子选手之一《林肯传》,在寄给学院成员的评审材料中,除了DVD外,还包括如下物件:四本大开本画册(介绍影片方方面面),斯皮尔伯格亲笔签名的信,甚至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烤火鸡的盘子。动画片们最常用的招数,是寄影片相关玩具,去年的奥斯卡评委们,就收到过《无敌破坏王》的塑料拳头、《勇敢传说》的模型弓箭等。这些东西,基本上都游走在“礼品”与“赠品”的边缘,无疑会增添评委的好感。《悲惨世界》还给评委寄价值49美元的iPod Shuffle,内置电影原声碟;一旦有人查询,可争辩说是了解电影相关信息的工具,也没坏了规矩。

不管是礼物还是赠品,单个虽然价值并不高,“群发”数千位评委也是不小的花销。再加上媒体造势经费,奥斯卡种子选手们“自我宣传”的成本,其实还是蛮高的。过去曾有统计:在颁奖季,独立影片可能花25万美元进行公关,而一般大片厂每片平均花费200万美元。在竞争激烈且志在必得的情况下,制片方有时也会砸重金宣传。比如为了将《恋爱中的莎士比亚》扶上奥斯卡宝座,米拉麦克斯当年据说花了500万美元。难怪有人说,好莱坞和政治圈,本质是一样的,都是金钱游戏。去年为了推《乌云背后的幸福线》,韦恩斯坦影业甚至直接雇佣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副经理来帮忙,可谓直接打通了娱乐与政治。

不择手段的“黑公关”

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,直接诋毁对手,是被默许的一种策略。在这方面,好莱坞似乎要爱惜颜面一些,不会像野心政治家做得那样绝。但也有例外,2010年时,《拆弹专家》



■ 2013年10月18日,法国里昂,哈维·韦恩斯坦(右)与制作人劳伦斯·本德(中)和英国演员蒂姆·罗斯(左)正在观看昆汀作品《杰克·布朗》的电影胶片。

家的制片人也曾写信给部分学院成员,明言要求人家不要投票给对手《阿凡达》。事情败露后,该制片人被迫禁止参加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。如果攻击或诋毁是来自第三方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前文提及的《猎杀本拉登》,尽管在前期声势很旺,后期却连遭衰运。先是一位热心政治的学院成员,公开申明自己不喜欢该片,不会给该片投票。后来连国会议员和中央情报局都掺合了进来,不仅发声明指责影片描绘不实,还就“是否存在泄密”发起调查。最终,该片从前期大热,到颁奖时仅收获一个技术奖项。可就在奥斯卡颁奖的第二天,国会取消了对该片的调查。

很多人怀疑政客与好莱坞沆瀣一气,还有人怀疑韦恩斯坦影业的老板哈维·韦恩斯坦,说他就是幕后的阴谋策划者。

实际上,韦恩斯坦在近二十年的奥斯卡游戏中,一直以“最不择手段的推手”而闻名。可以说,从他加入开始,奥斯卡评奖过程变得

血腥味十足。

前文提及的《恋爱中的莎士比亚》,就是韦恩斯坦最经典的战绩,也是他最臭名昭著的一次“黑公关”。当时“冲奥”风头最劲的,是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。但到了即将颁奖的关键时刻,出现很多关于后者的负面新闻,如通过英国的二战老兵,质疑影片开场奥马哈海滩场景描绘不实等。最终,《恋爱中的莎士比亚》爆冷获得最佳影片,却在后来时间的考验中成为嘲笑的对象。

奥斯卡历史上,类似“黑公关”影响评奖结果的,最早可以追溯到1941年:当时的媒体大亨郝思特,恼怒于《公民凯恩》对自己的影射,不仅发动旗下所有宣传机器封杀该片,在给制片厂砸钱企图销毁该片不成后,甚至针对导演奥森·威尔斯采取人身攻击,不惜在后者的宾馆房间中安排未成年裸女,企图令导演身败名裂。多亏好心警察提前告知,威尔斯才得以全身而退。可是,《公民凯恩》最终饮恨当年的奥斯卡。

28.队员的目光全部朝着担架望去

在手术实施的全过程中,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有蔡振华的两位亲人,一位是妻子黄胜,另一位是代表组织的杨树安。4月29日,蔡振华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在做手术时,黄胜一直在走廊里。不过这回她没哭,心里很踏实。她感觉所有的风险都被分担了,每个人都会对蔡振华百分百地负责!而手术过程中,杨树安也一直守在手术室门口。

进行了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的手术非常成功!蔡振华有望一个月后能下地。

蔡振华手术前后,病房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大花篮,不断有人来看他: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,副主任袁伟民、徐寅生、李富荣,前总教练许绍发,还有首都大小小媒体的朋友,来了一拨儿又一拨,有时病房里都快挤满了,大家说笑笑笑,给了蔡振华精神上很大鼓励。乒乓球男队的教练和王涛、孔令辉、刘国梁、丁松等队员也都仨一群俩一伙地来了,女队的邓亚萍、乔红等人也都来看蔡指导了。

黄胜自然是跑得最辛苦的,每天她要早早起床,做好丈夫喜欢吃的一些饭菜,然后送儿子上学,再从学校直奔丈夫的病房。他们家住在幸福大街的体委宿舍,幸福大街位于北京东二环的东南角光明桥一带,而北医三院位于北三环中部北太平庄一带。每次,黄胜到病房后,和丈夫说说活儿,再替丈夫擦擦身,换换衣服。到了午饭时间,服侍丈夫吃完午饭,她就带着空饭盒往家里赶,除了要为第二天的饭菜做准备,还要到学校去接孩子回家,按老师要求督促孩子写作业,再忙晚饭。晚饭后要洗衣服,打扫卫生,烹调一些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荤菜,如炖鸡、炖烧排骨等等。待到她脚不落地地忙完一天躺在床上时,四肢都是酸痛肿胀的。

但她不以为苦,第二天又是干劲十足地开始一天的劳作。她唯一盼望的就是可以让丈夫早日恢复健康,自己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。

有一天,黄胜刚进家门,电话响了,原来是丈夫叫她马上到医院,有紧急情况。原来蔡

平心而论,韦恩斯坦的公关策略还不至于像郝思特那么过分。他最常采用的招数,是将对手的黑材料透露给媒体,借媒体之口拖对手的后腿。比如2003年,韦恩斯坦自家的《芝加哥》,PK的是声势很强的《钢琴家》。在颁奖季,不少媒体又开始炒作《钢琴家》导演波兰斯基的个人历史污点,最终《芝加哥》获得了最佳影片。

韦恩斯坦最让人诟病的,是他当年“黑”《美丽心灵》时无所不用其极,一会儿说影片刻意隐瞒主角原型纳什的同性恋倾向,一会儿又说纳什当年是“反犹太人”的。考虑到犹太人在好莱坞,乃至整个美国的强大影响力,后者“歪曲事实”可谓尤其狠毒。不过,《美丽心灵》经受住了考验,最终获得了最佳影片。韦恩斯坦不得不打电话,给《美丽心灵》的出品方环球影业道歉。这也成为韦恩斯坦唯一被证实了的一次“黑公关”。

后来,包括韦恩斯坦在内的,好莱坞制片厂们都从《美丽心灵》事件中吸取了教训,“黑”得更加小心谨慎了,一般很难看出谁是幕后黑手。比如,今年提名最佳影片的9部作品中,针对《华尔街之狼》和《蓝色茉莉》的非议最大,前者是因为内容,后者则因为导演品行。仔细追踪各方消息来源,很难判断这是否针对影片的“黑公关”,更难确定幕后黑手。在这一点上,好莱坞又不如它的政界“老师”那般“够胆”。

问题是,奥斯卡背后的公关由来已久,对美国媒体或公众来说,已不是秘密,为什么还要容许它存在呢?这个也和政治竞选一样,“公关”代表的,是竞选意志,是求胜的精神。虽然在运用过程中可能出偏差,但缺乏公关就表明连最基本的竞争姿态都没有;这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,会被视为不合格的竞争者。在可以预期的未来,奥斯卡背后的公关,仍会和总统、议员的选战一样,都将继续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提供八卦谈资。

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4年8期

援疆日记

闵师林



看到三只小水鸡在水中嬉戏。忽一扎猛子,潜水里了,约三十秒又浮了上来。一会儿又不见了,又露出轻巧的身子来,如此这般,乐此不疲,优哉游哉,惹岸上的我们羡慕。回想孩时,有过这样玩乐,无忧无虑的,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
汽车在冰雪上缓缓行驶。时而发出沉闷如同天际雷声阵阵,时而清脆响亮,好比玻璃碎裂声声。沿218国道,两侧是看不到边的玉米地。由白杨树分割成数百亩一个区域,区域相连。如今白雪皑皑,堆成小山一样的玉米秸秆,间隔着排开。我初时一见,雪遮盖一身,看不出是什么,以为是红柳土包,又以为是坟莹,可排列如此整齐,又完全不像。当地出生的司机告诉了我真相。是农民储存着,用来作为牛的饲料的。

今天午饭时,听到一件不幸的事。在巴楚交钥匙项目任监理的一位陈姓老同志,之前无任何症状,突发脑溢血,抢救无效死亡。这是上海建科院聘任的一位工程师,年仅55岁。与建设组、分指挥部和建科院等都作了安排,由建科院负责善后。心,不由沉痛起来。

今天并不顺畅。到了机场,飞机延误三个多小时,呆在机场候机室,后回招待所,却睡不踏实了。在喀什机场与不幸病逝的陈庆枝爱人和儿子见面,表示了深切的慰问。两人通情达理,反让我心酸。一个投身工作的男人呀,壮士一去不复返。他二十多岁的儿子说,父亲户口刚从安徽迁至上海,我不知详情,但他们的悲,虽未淋漓表现,但我已能感受。

又陪陈总去慰问了。家属只提出以工伤事故处理,又希望给死者一些荣誉称号。这不是问题,我提了建议,但心甚感悲伤。

家属要到巴楚死者工作地去看,并处理遗物。其妻有心脏病,这一路也不好走,我让上海医生随行。

2012年4月3日 周二 喀什 叶城
今天带队到四县调研,沿S215即巴莎公路察看,同时,又是一次叶尔羌河之行。叶尔羌河之行,实际就串联四县。我因为

工作已无数次地走过。这次有所不同的是,在这清明小长假及后两天,我在工作调研检查之余,对这条河的面目及沿线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等,再作一次立体的深邃的考察和思考。这本来初到喀什,我就已有所考虑。在建的巴莎高速公路,是上海代建项目,沿线踏看也在计划之列。它的规划路线,与叶尔羌河基本接近,这就说明这两项计划可以兼顾实施。

这是一次具备多种意义的行走。我喜欢多种意义事项的选择。务实与务虚、工作与联想、建设与文化,历史和现在,心灵总期盼更多的结合和满足。而我实际每天都在行走。不是灵魂在字里行间穿梭,就是身子在大地神州逡巡。

今天果然是浮尘天气。一夜毫无悬念。大约是我今春我碰到的最浓重的一天。这就注定我的这次叶尔羌河之行,将从混沌中起步,穿越尘嚣,走向清明。而思索犹如一只幼蛹,必然将蜕变为一只成熟而鸣叫嘹亮的蝉。

十一时准时从喀什出发。太阳微弱得只像一枚小小的硬币,被弃置在茫茫大地一般,无人拾检。无风,但这同样与风一样性情浪荡的尘沙,挤占了可以漫游的任何空间。司空见惯的喀什人,依然人来人往,街上一片热闹。

车子沿路和公路疾驰,一路车辆稀少。这条刚启用的新路,标志标设原本也是簇新的,但经尘沙侵扰,已略呈倦怠。这一路令人欣喜的是,得以观赏到了今春的杏花初绽。在莎车阿尔斯兰巴格乡境内,公路两侧时现高低不一的杏花树。有的单棵孤立,有的如果树一般成群结队。花蕊或粉嫩或洁白,远看就像树枝上挂了一层深浅不一的雪霜。高大一些的,与青杨树一起比肩而立,又稍低矮,并显柔美,宛若站在兄长们的行列。也有的掩映在成片的青杨林中,却洒出一番鲜艳和生动。也看到成林的巴丹姆了,花骨朵已站立枝头,也一样的粉白,不久也将芳香四溢。去年,在英吉沙寻访杏花,起先就误把它视为杏花了。

下午四时到叶城烈士陵园祭奠。这是我主动提出的。去了更觉此行很值得。叶城烈士陵园位于县郊东约6公里处。8000多平方米的占地,布局还合理,气势也不错。纪念碑正方碑文写着: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。是毛泽东手迹。两侧汉白玉浮雕更显庄严肃穆。(18)

乒乓中国梦



振华大便时从不肯让医护人员帮忙,总是靠黄胜。这天队医袁素芬来看他,赶上他要大便,但他却怎么也不肯让袁大夫帮忙。

袁大夫都急了:“我比你大一二十岁,这有什么?再说我干了几十年护理工作,什么样病人没见过,还没见过你这样的病人!”可争来争去,她举不过蔡振华,只好给黄胜打电话,把她折腾回来解决问题!有一天在病房,蔡振华对黄胜说:“你知道吗?曲大夫他们都谈你呢!”“谈我什么?我有什么好谈的?我又不是梦之队的教练!”黄胜半开玩笑地说。他们说,蔡振华的爱人看上去文文弱弱的样子,没想到胆真大,真敢决定啊!”黄胜明白“敢决定”指的是丈夫开刀一事:“你没告诉他们我胆子小得很,打针不敢推药?”“可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吧!”

蔡振华病倒的消息传出后,男队的运动员心里都很忐忑。奥运会大战前夕,指挥员病倒了,如何能确保战役的胜利?大家都盼着蔡指导能早日痊愈,重新挺立在他们面前,率领他们去战斗。其实大家的心情非常矛盾:一方面希望蔡指导安心养病,身体恢复得棒棒的再出院;一方面又恨不得蔡指导早日出院,越早越好。因为奥运会是7月24日开幕,而现在已是5月了,每天的备战时间都很宝贵啊。特别是5月29日要进行奥运会前最后一次封闭集训,分分秒秒都是金啊!

大多数人没想到的是,在教练和队员们5月29日登机准备飞往扬州时,一辆救护车停在了飞机前,四个医护人员抬着一副担架从飞机的另一个舱门登上飞机。蔡指导!蔡指导来了!眼尖的人大叫一声,本来井然有序的队伍一下乱了,队员的目光全部朝着担架望去。飞机马上就要起飞,大家心里充满了难以平息的巨大喜悦和些许恍惚,蔡指导难道真的和我们同行去扬州吗?不会是做梦吧?他们哪里知道,蔡指导今日能与他们同行,可是经历了三番五次的舌战呢!蔡振华被重病撂倒后,不管身体多痛苦,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件事:怎么行使主教练的使命与责任,怎么确保亚特兰大奥运会再夺金。因为这是大事儿,是关系到祖国荣誉的大事。